

响影力
文学经典品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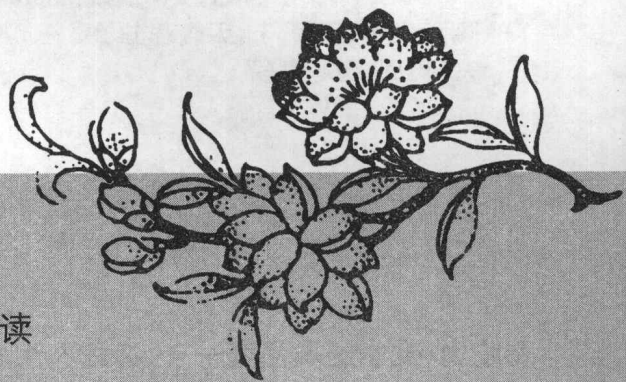
感悟人生的优美散文

GANWURENSHENG DE
YOUMEI SANWEN

安丛选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影响力·文学经典品读

感悟人生的
优美散文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,国内外一些博物馆、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片资料,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。

同时,我们还参考使用了部分图片和资料,但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向所有者取得联系,未能及时支付报酬。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,并请有关人员及时与本社联系。

影响力·文学经典品读——《感悟人生的优美散文》

主 编 郑春兴

责任编辑 马东原

封面设计 陈 波

版式设计 顾 静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河北三河市腾飞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套

书 号 ISBN 7-204-08760-7/I·1795

定 价 684.80元(全16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前言

有这样一则故事：

公园里，两位老人下围棋，他们下棋的速度非常缓慢，令围观的人都感到不耐烦。

第一位老人，很有趣地说：

“嘿！是你们在下棋，还是我在下棋？我们一个棋考虑十几分钟已经是快的，你知不知道林海峰下一颗棋子要一个多小时。”

旁边的老人起哄：“可笑！自己比林海峰。”

第二位老人，看起来没有修养地说：

“你们知不知道，围棋要慢慢下才好，下得快则杀气腾腾，不像是朋友下棋了，何况，当第一个棋子落下，一盘棋就开始走向死路，一步步塞满，等到围棋子满了，棋就死了，就撤棋盘了，慢慢下才好，慢慢下死得慢呀！”

这则故事来自于林清玄的一篇哲思散文，好的围棋要慢慢下，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品味，生命短暂也好，漫长也罢，放慢脚步，不要一开始就急不可耐的奔赴另一端，单调的过程需要稳健有节奏地一步步踏来。手中的书，身边的人，天上的云，路边的花，放慢速度，用心来润色，难道还怕原本黑白的人生底色渲染不成多姿多彩吗？

如果说身边的人脉是生命当中的红色的话，那么手中的书大概是生命中的绿色、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如同一股股温流，在生命中不停地温暖着你的心，温暖着你的世界，它是红色的、温暖的，而书则是绿色的，是滋润的，充满生命力与希望的。

阅读他人，也正是不停地阅读并修改着你自己，他人的人生态度，他人的生命感悟，滋养着你，促使你的成长，这便是书的奥妙，

聆听文字从书页上剥落的声音，注视它们互相撞击着跳向你的脑海，发出呐喊，唤醒你潜埋着的意志，洒播一颗颗希望的种子，此时此刻已不是古人们训导千年的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了，而是生命的滋彩，是生命的声色。

另一则故事：

美国林肯总统的一位朋友，有次向他推荐某人任阁员，林肯却没有录用他，推荐的朋友问林肯何以不用他，林肯说：

“我不喜欢他那副长相！”

“哦？这是不是太严厉了？他不能为自己天生的脸孔负责呀？”

“不，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就该对自己的脸孔负责。”

身体发肤，受之于父母，改之确实不易，然而你可以选择你的气质、面部表情、装扮、人生态度、行为方式和心灵。埋头做事，抬头做人，一般你改变的又何止这些，对着镜子，看看你的脸，你是否曾坐到书桌前，摆个舒适的姿势，捧读一本书，这本书可以是海德格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，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，也可以是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，翻开的篇目可以是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可以是柯灵的《乡土情味》，也可以是郁达夫的《故都的秋》，还可是毕淑敏的《五百次回眸》，你是否在往脸上涂化妆品的同时，也让心中装满智慧呢？

说了如此之多，无非是想劝说读者们多看些书，多阅读经典，克里夫顿·费迪曼列出的《一生的读书计划》风靡一时，也正应了大家的需求，这是一个好现象。

再回首过去百年的中国文坛，群星璀璨，群星之中有的永挂天穹，照亮他人前方路的文坛巨星，也有如流星般在夜中划过留下一道道灿烂光芒的文坛才俊。我们倾力勾沉，在卷帙浩繁的文字中悉心淘砾，精心编选，汇聚成集，奉献给广大读者，无论是徐志摩、周作人、郁达夫，还是余秋雨、史铁生、余杰，我们都进行了精心编撰，只期待不辱使命。

[目 录]

■ 秋夜 [鲁 迅]	11
■ 好的故事 [鲁 迅]	13
■ 藤野先生 [鲁 迅]	15
■ 乌篷船 [周作人]	21
■ 故乡的野菜 [周作人]	24
■ 初恋 [周作人]	26
■ 落花生 [许地山]	28
■ 没有秋虫的地方 [叶圣陶]	31
■ 红叶 [孙伏园]	32
■ 故都的秋 [郁达夫]	35
■ 钓台的春昼 [郁达夫]	38
■ 笑 [冰 心]	46
■ 每逢佳节 [冰 心]	48
■ 一日的春光 [冰 心]	52
■ 说几句爱海的孩子气的话 [冰 心]	55

■ 异国秋思 [卢 隐]	58
■ 黄昏 [茅 盾]	62
■ 雷雨前 [茅 盾]	64
■ “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” [朱自清]	67
■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[朱自清]	69
■ 背影 [朱自清]	77
■ 春 [朱自清]	80
■ 翡冷翠山居闲话 [徐志摩]	82
■ 想飞 [徐志摩]	85
■ 梦痕 [丰子恺]	89
■ 给我的孩子们 [丰子恺]	94
■ 青纱帐 [王统照]	98
■ 蝉与纺织娘 [郑振铎]	101
■ 一种云 [瞿秋白]	105
■ 爱尔克的灯光 [巴 金]	107
■ 海上的日出 [巴 金]	111
■ 灯 [巴 金]	112
■ 想北平 [老 舍]	115
■ 大明湖之春 [老 舍]	118
■ 雅舍 [梁实秋]	121
■ 荷叶伞 [李广田]	124

■ 陶然亭的雪 [俞平伯]	126
■ 采蒲台的苇 [孙犁]	132
■ 山地回忆 [孙犁]	134
■ 野草 [夏衍]	141
■ 再谈面子 [艾思奇]	143
■ 一个鸡蛋的家当 [邓拓]	145
■ 生命的三分之一 [邓拓]	148
■ 常德的船 [沈从文]	150
■ 憔悴的弦声 [叶灵凤]	159
■ 野店 [臧克家]	161
■ 爱晚亭 [谢冰莹]	165
■ 山屋 [吴伯箫]	168
■ 野渡 [柯灵]	172
■ 孩子的礼赞 [李长之]	176
■ 黄昏 [季羨林]	179
■ 夹竹桃 [季羨林]	184
■ 幽径悲剧 [季羨林]	189
■ 初冬 [箫红]	192
■ 春意挂上了树梢 [箫红]	196
■ 故乡的雨 [唐弢]	199
■ 桥 [唐弢]	202

■ 阴 [杨 绛]	206
■ 孟婆茶 [杨 绛]	208
■ 傅雷家书(节选) [傅 雷]	212
■ 雪浪花 [杨 朔]	214
■ 茶花赋 [杨 朔]	218
■ 中国在我墙上 [王鼎均]	220
■ 天才梦 [张爱玲]	224
■ 更衣记 [张爱玲]	227
■ 谈女人 [张爱玲]	235
■ 拣麦穗 [张 洁]	245
■ 种一片太阳花 [李天芳]	249
■ 为你自己高兴 [刘心武]	252
■ 一个父亲的札记 [周国平]	255
■ 西湖梦 [余秋雨]	260
■ 上海人 [余秋雨]	269
■ 中秋 [余秋雨]	287
■ 琉璃 [余秋雨]	290
■ 我一定复活 [余秋雨]	294
■ 废墟 [余秋雨]	297
■ 约会 [三 毛]	302
■ 结婚礼物 [三 毛]	308

■ 种子的力量 [梁实秋]	310
■ 牡丹的拒绝 [张抗抗]	316
■ 想念地坛 [史铁生]	320
■ 合欢树 [史铁生]	325
■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[王小波]	328
■ 月迹 [贾平凹]	331
■ 感觉城市 [刘元举]	334
■ 俄罗斯散记 [莫言]	338
■ 弯人自述 [陈村]	352
■ 故居取灯 [丁建元]	360
■ 喝酒和其他 [池莉]	366
■ 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[铁凝]	370
■ 倾听生命行走的声音 [廖华歌]	374
■ 天鹅 [余杰]	377
■ 往事 [王源]	381
■ 我的祖母之死	384
■ 茶铺 [佚名]	398
■ 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[法]卢梭	402
■ 碧绿的公主 [法]安德烈·特利耶	404
■ 雪夜 [法]莫泊桑	407
■ 沙漠 [法]安德烈·纪德	409

■ 黎明与花 [法]兰波	412
■ 松林一夜 [英]斯蒂文森	414
■ 灵魂光顾的房子 [英]伍尔芙	417
■ 鸟语啼啭 [英]D.H 劳伦斯	420
■ 无趣的伦敦 [英]D.H 劳伦斯	424
■ 无人爱我 [英]D.H 劳伦斯	427
■ 初雪 [英]普里斯特莱	436
■ 海滨 [德]海涅	440
■ 给燕妮的一封信 [德]马克思	444
■ 日出之前 [德]尼采	447
■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[奥地利]茨威格	451
■ 林间小溪 [苏联]普尔什文	454
■ 赤脚的孩子 [保加利亚]斯米尔宁斯基	458
■ 时钟 [苏联]高尔基	460
■ 乌云和彩虹 [捷克]聂鲁达	466
■ 伟大的日子 [美]海伦·凯勒	470
■ 子规的画 [日本]夏目漱石	473

秋夜

——野草之一

[鲁 迅]



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

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，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。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，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，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，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。

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，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。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，现在还开着，但是更极细小了，她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她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，仍然瑟缩着。

枣树，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，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，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，连叶子也落尽了。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，秋后要有春，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。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单剩干子，然而脱了当初满树

感悟人生的优美散文

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，但是最直最长的几枝，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映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

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去人间，避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。而一无所有的干子，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。

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。

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，吃吃地，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，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。夜半，没有别的人，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，回进自己的房。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。

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，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不多久，几个进来了，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。他们一进来，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，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，他于是遇到火，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。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。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，雪白的纸，折出波浪纹的迭痕，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。

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弯成弧形了……。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，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，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，头大尾小，向日葵子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，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，可怜。

我打一个呵欠，点起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。

1924年9月15日

好的故事

[鲁 迅]



灯火渐渐地缩小了，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；石油又不是老牌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。鞭爆的繁响在四近，烟草的烟雾在身边：是昏沉的夜。

我闭了眼睛，向后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；捏着《初学记》的手搁膝髁上。

我在蒙胧中，看见一个好的故事。

这故事很美丽，幽雅，有趣。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，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，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，同时又展开去，以至于无穷。

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，两岸边的乌桕，新禾，野花，鸡狗，丛树和枯树，茅屋，塔，伽蓝，农夫和村妇，村女，晒着的衣裳，和尚，蓑笠，天，云，竹……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，随着每一打桨，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，一并水里的萍藻游鱼，一同荡漾。诸影诸物，无不解散，而且摇动，扩大，互相融和；刚一融和，却又退缩，复近于原形。边缘都参差如复云头，镶着日光，发出水银色焰。凡是我所经过的河，都是如此。

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。水中的青天的底子，一切事物

统在上面交错，织成一篇，永是生动，永是展开，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。

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，该是村女种的罢。大红花和斑红花，都在水里面浮动，忽而碎散，拉长了，缕缕的胭脂水，然而没有晕。茅屋，狗，塔，村女，云……也都浮动。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，这时是泼刺奔进的红锦带。带织入狗中，狗织入白云中，白云织入村女中……在一瞬间，他们又将退缩了。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，伸长，就要织进塔，村女，狗，茅屋，云里去。

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，美丽，幽雅，有趣，而且分明。青天上面，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，我一——看见，一一知道。

我就要凝视他们……

我正要凝视他们时，骤然一惊，睁开眼，云锦也已皱蹙，凌乱，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，水波陡然起立，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。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《初学记》，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。

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，趁碎影还在，我要追回他，完成他，留下他。我抛了书，欠身伸手去取笔，——何尝有一丝碎影，只见昏暗的灯光，我不在小船里了。

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，在昏沉的夜……

■ 藤野先生

[鲁 迅]



东京也无非是这样。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，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，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“清国留学生”的速成班，头顶上盘着大辫子，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，形成一座富士山。也有解散辫子，盘得平的，除下帽来，油光可鉴，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，还要将脖子扭几扭。实在标致极了。

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，有时还值得去一转；倘在上午，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。但到傍晚，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，兼以满房烟尘斗乱；问问精通时事的人，答道：“那是在学跳舞。”

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如何呢？

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。从东京出发，不久便到一处驿站，写道：日暮里。不知怎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。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，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。仙台是一个市镇，并不大；冬天冷得利害；还没有中国的学生。

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。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，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，倒挂在水果店头，尊为“胶菜”；福建野生

着的芦荟，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，且美其名曰“龙舌兰”。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，不但学校不收学费，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。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，初冬已经颇冷，蚊子却还多，后来用被盖了全身，用衣服包了头脸，只留两个鼻孔出气。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，蚊子竟无从插嘴，居然睡安稳了。饭食也不坏。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，我住在那里不相宜，几次三番，几次三番地说。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，然而好意难却，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。于是搬到别一家，离监狱也很远，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。

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，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。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。最初是骨学。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，八字须，戴着眼镜，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。一将书放在讲台上，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，向学生介绍自己道：

“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……”

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。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，那些大大小小的书，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。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；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，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，并不比中国早。

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，在校已经一年，掌故颇为熟悉的了。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。这藤野先生，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，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；冬天是一件旧外套，寒颤颤的，有一回上火车去，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，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。

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，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。